

老家秘境

核心提示:如果有了心爱的人儿,可以一起离开这喧闹凡尘,你想去哪里?也许你们巴不得躲进深山里,把整个世界都抛在脑后。浦江的大畈乡里,就有这么一个值得隐居的村子,旷然小宇宙,居村何悠哉。谁说,良辰、美景、赏心、乐事,四者难并?

走,我们去浦江田后蓬民宿——

在这里,居村何悠哉



现实版“桃花源”田后蓬。吴小杭 摄

本报记者 张丹丹
县委报道组 杨远航

停滞的时光

村子名叫田后蓬,在当地溪流小姑源的尽头,背后就是当地第一高峰朝天门,也因为路窄,几乎与世隔绝,可以说是迷你版的桃花源。

村子真是小,只有30多户人家。从村口走到村尾,5分钟绰绰有余。清一色的黄泥房,围着两座120多年历史的四合院。

村民与村民打招呼,说的不是浦江方言,却是一口流利的南京话。这里面还有个故事:明朝朱氏皇朝被清军灭亡后,皇帝的龙椅不知所终。清廷认为龙椅被朱家皇室的人私藏,图谋日后东山再起,于是对南京、安庆一带姓朱的人进行诛杀。田后蓬村的先人先避难至桐庐,后又翻山来到这里,才安定下来。如今,村里人跟村人里说的还是南京话,跟外村人里说浦江话。

最早来到这里的先人,起初只是在田边搭建了一座茅草棚栖身。这也是“田后蓬”村名的来源。先人生下了4个儿子,合力在山涧旁造起了一座四合院,在这里开始繁衍生息。

时间在这里仿佛是停滞的:四合院还是当年的黄泥墙黑瓦片,门口的木门一推就发出吱呀的响声;从村口到村尾的小路仍然那么窄,两个挑着担的人碰上了就得歪歪身子;放蜂还是用土法子,空桶里抹上黄蜡和蜜糖,爬到半山腰的峭壁上摆着,引野蜂在这里做窝酿蜜……似乎一切都未曾改变。

村民们羡慕着邻村的变化,造新房、修新路、搞新产业,但他们也许还不知道,自己这一成不变田园生活,是城里人的向往。

乡里的干部和村里的三个年轻人合计,把其中的一座四合院修缮成了民宿,除了楼上被改成了11个房间,楼下被隔成茅房、账房、书房和食堂,这里最大限度地保持着120年前的模样。我们可

以体验先人的平淡日常:阳光每天都从东边的两扇木窗漏进来;人们踩着晃悠悠的木楼梯下楼;蓑衣、犁头不用的时候就放在楼梯下面;如果有风,走廊上用竹子编成的竹帘总能轻轻摇晃,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。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,岁月的痕迹留在屋子的每个角落里。我们喝杯土茶,慢慢品。

这里适合发呆,一对情侣你看我、我看你,这里也适合倾谈,一群好友天南海北侃个通宵,这里还适合一个人清静,伴着竹林沙沙声挑灯夜读。

山间的情趣

田后蓬村口的浓密森林,曾是村民们重要的生活来源。这里的人靠它取柴生火、摘桐籽炼桐油、养蜂采蜜。现在,这里成为更多人亲近大自然的地方。

生活的趣味取代了生存的意义。上山,已经不再是为了养家糊口,而是为了心旷神怡。

民宿的创办人之一朱训善是个闷骚的男青年。他一定要带我们去看看冷沟瀑布,因为那里太美,也因为那是他和初恋情人第一次约会的地方。山里的姑娘不拘小节,看到瀑布底下的清水潭,就忍不住跳了下去,结果没等朱训善反应过来,姑娘已经咧着嘴游上了岸。因为即使是盛夏,潭水依然是透心凉的。我笑话他,当年姑娘没谈成是因为他没抓住时机。要是朱训善一把抱住姑娘,给她取暖,说不定现在就是他媳妇了。

下山的一段路没有台阶,得用粗麻绳攀爬下来,真是小伙子表现的好地方。姑娘要是胆怯,小伙子就给壮个胆,“别怕,我在下面接着你。”再瘦弱的小伙子此刻也变身成救美的英雄了。

走得身上热乎乎,凉爽山风吹在发热的脸上,不禁有了唱歌的念头。同行的聂根喜,是大畈乡的副乡长,也是方圆百里的好嗓子,兴起了,随口就唱起了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。山谷空荡,歌声能传得很远。即使双腿走得发



看书、打坐、发呆,安静地享受人生。吴小杭 摄

软,心里也是暖暖的。

要是兴致好,从冷沟瀑布一直往里走,九龙门瀑布、石扁担天岗、乌龙门、双石笋塔、大竹坞瀑布,就到了当地第一高峰朝天门。这一路都是没有任何通信信号的,因此常常让人忘却时间的概念,走走、歇歇,搭把手,山路就不觉得难走了。

也许没人在意目的地,只在意沿途看风景的心情,和一起看风景的人吧。

习惯的寂寞

田后蓬村人的生活,是单一的。习惯于每天都被新奇事物包围的人,初来田后蓬村,总是怕漏掉外界的什么。

刘东元曾是这样,30岁出头,做着最离不开信息的保险业。但现在,她每天下午都要回到田后蓬村旁的一座茅草房,看书、打坐、发呆。刚开始,她也不习惯这种生活,觉得什么都没有,没有手机信号,没有电视网络,买菜做饭也很不方便:“待久了会发现,这些其实一点都不重要。”

田后蓬村人的生活,是快乐的。向翻土的老奶奶打招呼,她热情地跟我们招招手,没有牙齿,但笑得灿烂。路上遇到挑担去挖番薯的老爷爷,积极地配合我们自拍,比我们更开心。

田后蓬村人的生活,是满足的。70岁的村民朱家银,至今仍然养着50多桶蜂。在田后蓬村,养蜂得靠力气和技巧。因为他们都用着最土的方法养野蜂。老人家需要爬上悬崖峭壁放蜂桶,没有好的臂力根本爬不上去。他说,靠着养蜂,每年也有1万元的收入,够吃用了。他的子女想把父亲接到城里住。但朱家银嫌城里太吵闹,“村里过日子,安逸。”清贫有清贫的滋味,寂寞有寂寞的快乐。

而田后蓬村人,总是真诚的。田后蓬村的民宿有了些名气,国庆长假每天的客流量就有两三千人。民宿每天只安排10桌客人,其余的都回绝掉了。为什么有生意不做?朱训善说,土鸡、土猪数量有限,村里的菜也就这么多。“那你可以出去采购啊。”“这不行,那些不是土味,卖了对不住客人。”

斜阳入河时分,民宿南墙上的红灯笼都亮了,弥补了太阳下山的些许寂寥。不知是哪位客人的兴致好,屋里响起了昆曲《游园》。“良辰美景奈何天,赏心乐事谁家院”,倒也应了心境。走廊上,一位20岁出头的妙龄姑娘倚窗而坐,似乎在看风景,又似乎是发呆。那一刻,时间界限变得模糊,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。

上口的文字,这样恬淡温馨的场景,质朴无华,却至真至美,打动着我们的内心。

都说天地是有灵性的东西,这种灵性也充分地展现在我们古代的人文、自然科学工匠们身上,他们汲取自然万物之精华,而山水而沉思,与虫鸟相对话,文思泉涌,笔尖流淌的文字熠熠生辉,既有流芳百世的佳文巨作,也有影响深远的世界级科技发明。

而今,这些都断了。薄薄的水泥地面,隔断了我们与土地的直接接触,而这种物理阻隔更为可怕的,是它隔断了我们从自然万物、天地精华中汲取灵感和智慧的无形通道。思想一下子失去了灵性,展现出来的东西不是枯稿,就是呆板,倒是很适合计算机程式化的思维方式。这是人类发展需要追求的方向么?值得反思的所谓现代文明脚步啊!

老家归来

周末赴常山摘胡柚接续一段情缘—— 老家招募“乡愁快递员”

本报记者 邓国芳 县委报道组 汪峻

从新市古镇回来的老家粉们,此时此刻,估计还在回味美酒加羊肉的浓香滋味吧。

听,老家又吹起了新的号角:特别招募——20组“乡愁快递员”,于11月8日至11月9日(就在下个周末,天气不好则顺延),赴衢州常山大桥头乡,展开一段带着浓浓人文色彩的采摘和递送之旅。

有人说,淡淡的忧伤,是一部好电影最常见的因子。我们的这次招募活动,正是透着这种喜中有悲、悲中有喜的基调。或许,这就是乡愁。胡柚,衢州常山的三宝之一,它不仅有着广泛的药用和食用价值,更是常山的代名词。小小的胡柚,有着每一个常山人的不同记忆。胡柚地里的满园柚香,采摘胡柚的丰收喜悦、品尝胡柚的苦中带甜……是留存于每一个常山人记忆中的熟悉味道。

说起胡柚,记者想起一段往事。两年前的清明节,我曾在西湖龙井村蹲点,采写《春茶季 问龙井》的稿子。那时,因为住在茶农家,跟着茶工去采茶,结识了一群开朗、乐观、淳朴的常山阿姨。有个阿姨,塞了我满杯的胡柚,她说:“我们常山人,无论走到哪里,都喜欢带着胡柚。”那时,我明白了胡柚对常山农人的特殊意义——柚解乡愁。

11月正值常山胡柚的采摘期,本周末当地还将举办胡柚节。时间若往前推移数十年,这是当地人最辛劳也会最幸福的时刻。无论男女老少,都会背着麻袋上山,采下黄灿灿的果实,欢声笑语洒满田间和地头。然而,城市化的洪流滚滚向前,偏僻的山乡,已留不住青年。据说,整个常山如今有数万农民进城打工,主要集中在杭州等大城市。

每一年,满头白发的父母思念远在他乡的子女,留守在家的孩子们思念远在他方的父母……特别是在这个柚果飘香的季节里,更是希望亲人们能够回家看看,尝尝熟悉的胡柚味道。而远在他乡的常山人,只要看到胡柚,就会油然而生一份浓浓的乡愁。

历史潮流,不可阻挡。但那种远离故土和乡音的生活,总是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。当越来越多城里人开始追逐乡村生活,或带着孩子去体验农耕生活时,我们是否能在这种来去之中,牵起一根乡愁的丝线,让奔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群,收获一份暖心前行的礼物。

于是,老家和常山团县委携手,

在这个已略感凉意的季节,发起了一场带着温情和诗意的招募活动——你愿意来当常山的“乡愁快递员”吗?

此时,老家和常山团县委正在做一件事:在全县范围内发起乡愁征集令。他们将选择有亲人在外地学习工作的常山农户,让农户提供自家种的胡柚4个,胡柚地和家人照1张,对亲人的一句话或一个故事或一段微视频。照片冲印好,微视频和短语音刻进光盘,加上4个胡柚,做成“乡愁包裹”。

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假设,但只要有你参与,就可以化为温暖的现实:

你带着漂亮傲娇的女友,或新婚燕尔的妻子,或五谷不分的孩子,或志同道合的朋友,组合成一组“乡愁快递员”,于11月8日傍晚抵达常山乡村。

那晚,除了集体农家饭,还有庆祝胡柚丰收的篝火晚会。你会看到当地农民对胡柚的深情,领略丰收两字于农耕的最初含义。

大桥头乡的20户村民,已把最好的房间收拾好,铺上干净的被褥,等着你的到来。这是山乡人民的诚意,你会拒绝吗?

次日清晨,走进农家厨房,去看看土灶头吧。都说土灶头烧出来的饭菜特别香,你知道吗?有名的常山贡面已搁在灶头边,你愿意卷起袖子,生起灶火,和乡民一起煮顿可口的面条,为接下来的劳动积攒体力吗?

早餐后,我们去胡柚地劳动吧。别担心,柚农会一直陪着你。都说常山的胡柚味道极为特别,你知道吗?胡柚的价格不高,当地农民却为何不抛弃它,你知道原因吗?

劳动过后,是可口的农家饭。下午,还会有参观。

参观结束后,最重要的一幕,就要到来。每组“乡愁快递员”,都会接到一个“乡愁包裹”,需要你们返程的时候,顺带捎给在同一个城市打拼的常山柚农的儿女。说是顺便,可能是城东与城西的25公里路程,你愿意吗?柚农无以回报,一麻袋胡柚,是他们最朴实又最珍贵的礼物。

所有的细节,老家和常山团县委还在沟通和努力,我们会逐日公布。今天,我们吹响号角,期待你的回应。把下周末空出来,去做这件事,如果你觉得有意义的话,好吗?

报名:关注“老家”(微信公众号:zjrbmlxc),发送“胡柚”,在弹出的页面上填写“姓名+地址+手机号码”,我们及时联络。



编者的话:10月26日老家组织粉丝们去宁海收割胭脂米后,收到了小粉丝王梓辰的“回头日记”。这个11岁的孩子,第一次下田学割稻,第一次看到稻米脱粒,第一次和伙伴们翻晒稻谷,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周末。他问我们:割稻子难道就只能用一种方法吗——

新割法 求点赞

老家粉:王梓辰

去参加“老家”收割胭脂米活动的路上,我就在想象胭脂米是什么模样?又是怎么种出来的?

爸爸看出了我心中的疑惑,边开车,边微笑着说:“等到了那边,你就知道了。”

到了目的地,我发现我眼中的“草”,就是大人眼里的稻谷。专家阿姨讲解胭脂米的品种等知识,可那太专业,我不感兴趣,眼睛全跟着地上那一把把躺着的镰刀走了。

我偷偷跑过去抢先拿起一把,正要摸时,边上大人眼疾手快抓住我的手,把镰刀夺了过去,训斥

道:“你知道这镰刀有多快吗?你是不想要你的手指头了?”

好不容易等到大人开始入田,我马上小心翼翼地拿上镰刀跟在后面。看着大人的割法,我也照样,可我觉得这方法我行不通,因为力气不够是没办法割断稻谷的。我灵机一动,左手拿着稻谷,右手拿着镰刀,使劲砍,一束竟然被砍了下来,还省力多了呢。

可大人一看我这方法,连忙阻止:“这种方法不对。”又示范了一次他们的老办法,可我觉得还是“砍”比较适合我,我在想,割稻子难道就只能用一种方法吗?谁能来为我们小孩子的新式割稻法点赞呢?

老家来信

乡土之恋

老家粉:归去来兮

最近,写了些讴歌农耕、田野的文字,又看了一些诸如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之类的文稿,脑海里仿佛总有点东西挥之不去,或忙或闲,时不时来“惦记”一下,浮想三五分钟,索性给它们一个出路吧。

我自农村,虽然现在也在钢筋水泥林立的城市里生活,但内心深处对农村、对土地还是有种深深的眷恋和向往。

故乡现在回去很少了,偶尔从父亲带来的信息里,听到某某家怎么样,某某人走了。对我来说,消逝不仅仅是一个乡邻,更是一段童年

记忆。

中华五千年文明,在我看来很长时间里文明的状态可以说几乎都是静止的,甲骨文里描述乡村生活,到唐诗宋词里记录的,很多的东西几乎没有发生质的变化。但近半个世纪来,这种“沧海桑田”式的变化,已经让这个世界面目全非。

小时候,电视还没普及,夏天的晚上,一家人坐在星空下,用一种类似艾草的植物捆扎的火把熏蚊子,大家东拉西扯地闲聊。记得有位年长的邻居一直给我们讲很多的故事,每天都不一样,听得很是津津有味。至今奇怪,这些谈不上有文化的人,故事讲起来甚是生动精彩。